



茗茗
柯文補編外編
文

茗柯文四
編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原刊本

序

武進張大令式會將重刻其會祖王父臬文先生茗柯文集而以寫本示余屬爲之序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璋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辭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瘤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眞眾美畢具俾則俾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多矣臬文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失銖黍自爲賦亦恢闊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譏不敢少溢何其慎與自考據家之道既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厥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閩披索疵瑕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諉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彖芒罔亦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意

萌於至隱文詞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其蘊蓄者厚邊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與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糜爛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約始有甚於疇昔書籍刻板皆摧燒不可復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旣欽其篤行茲重覽茗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同治八年十月湘鄉會國藩

序

武進張臯文編修以經術為古文於是求天地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豈託於古以自尊其文歟又豈迂回其學而好為難歟聖人之道在大經而易究其原禮窮其變知扶陽抑陰之旨然後交際之必辨其類議論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經上下定民志之旨然後措施必求其實有裨於治許與必衷於彝典也下及駁選其支流也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蓋義之附於經者內也義之徵於文者外也由內及外而發揮天人之際推闡制數之精其所蘊更宏其所就更大惜乎編修之不究其用而遽沒也編修所著書元為刊其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儀禮圖今其友李生甫張雲漢又為刊其編年文集為四卷而屬序於元因聞編修之素所持論俾後之學為文者決擇焉若其文之不遁於虛無不溺於華藻不傷於支離則又知言者所共喻也嘉慶十四年夏阮元序

茗柯文初編目錄

賜進士田亮 實錄傳纂言 武彙傳纂言 霖霖編修集 嘉喜

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為一卷

二編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為二卷

右先生庚申歲自編有自序

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止凡文三十首為

一卷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為一卷

右先生既沒士錫於遺稿中編錄者先生自

編其文凡為他人作及壽言率不錄故據為

例所刪文則別編焉錫董士錫謹記

茗柯文初編目錄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為一卷

游黃山賦 并序

黃山賦 并序

寒蟬賦 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 并序

竹樓賦 并序

質春賦 并序

鄧石如篆勢賦 并序

長平錄說 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讀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偈哀辭

茗柯文初編

茗柯文初編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囿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
列嶽蓋象崑崙闢閩風方丈蓬萊又其幽巖官別有冥卉
旭發霜仍雪幽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客成宅其
陽浮邱樓其顛軒皇鍊其鼎玉女流其雨鸞鶴翔其林
芝英挺其阜亭與桐城王灼演說客遊茲邦因往探尋
故復纒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
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未解纒紛
結廬神隳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
顯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積寥廓而神據行周覽乎八極兮騎
駢馳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策兮奄息沱滄舒節乎
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渙兮覲容成之高臺鬱巖巖
之晚暘兮拂穹窿而上回連岑吁其塊扎兮徑曼曼以
延鳳翥崇巖巖以兼天兮懸龍龍陀以頽谷霞雲雲出
般以滄蕩兮從崑崙和滿紛以相逐時固未臻乎黃山也
忽丹嶂之岑嶙兮癩率暗以霞起浮纖削而秀敷兮勢
振颯而不已心崩爛而上假兮自眇眇而無倚何風引
而欲去兮慶不可乎彌授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靈之

湯湯陰火爛薄于巖幽兮伯僑無忌奔以回皇疎煩想
 于游蒙兮霍然翹除管然雲揚乘凌凌而絕太陰兮與
 眞緯乎相將積窈窕以互折兮俟飛泉以高趨聞幻景
 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僊廬旋室窈窕以嬈娟兮挾板壓
 弱而相扶應眞卓錫以遙行兮狀類類而睚眦尋胸
 而無見兮悵天閔之不我舒厲焉阿而百轉兮穿削劣
 以上征雲飛窈而襲予兮后氣黓黓而愈清岑崑雜還
 以差錯兮衝徒隱倚追以縱橫室防絕限嚮以輟路兮
 愕眙恍莫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漚幽杳兮出雲窟之
 室寥窈冥搏谿嶺之膠盤枝梧兮尋光景之晦曖鏗
 稍定氣而回眺兮矗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
 洪紛而錯峯巒翹嶽烈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逸形
 精溢遠若不知其所抵兮盪空青而無依穰澤絡釋交
 以騰湊兮龍鱗霞駁燁以林離天扉石室儼以高隋兮
 亢鳥騰乎將吾止之獨插首而不可即兮心徂徂而不
 怡仰穿冥辟兮上出彷彿傾臺兀兀兮俛視睍矐震標
 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蓮華敷萼以右起兮眞
 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嶒鬼巖据以天
 橋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颺兮蒙合欲歛半散以招搖披
 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撒迤邐往往高松負石以

文彙採集

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旋旋徙靡而卻負兮蛟
 螭蟠相詭而異態沐疏仵之霜雪兮噴瀾通之流澗
 狼狽仰胸而不能寒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峙
 靡何繁巖高低混茫糞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
 驚潮之鴻涌于海門兮如禮壇之冢列于庭階也于是
 脈奇遠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噴舫而陟藥劑兮回
 兀巖而踐巖巖風磴運裹以符按兮后齒肝馳以礪來
 遂巡二分以側足兮下視巖巖摩躄以罔物喋吟跼蹙
 僅乃得度兮自眩轉而竟忽詭轉折技旣經以御立兮
 浸淫啞呀攀以中必雖荆忌之僂倏疾迅兮倉廩陳而
 氣失爾乃石扇頽冠兮掩杳玲瓏會宇覆覆兮宛渾交
 迴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榜刻削兮齋楹而鬼工澆
 回旋而詰屈兮逸乾坤其若蒙欲噴涌而上出掛闔闔
 之蕩蕩軟遊氛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負到影而高
 厲倚瑤光而部眾神兮指豐隆而扶屏翳馮蓂莢而下
 購兮汨修藥于一氣辟帆鎖列瑣碎而不可詰兮若冥
 冥其容裔攢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
 際瑤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嶢嶢遠迤象折以規轉
 兮院墮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
 圍翠象于寸眸兮駢行振陳宮以莫顏據菌蘭之卅六

兮鈴元君于雲間。卻睨巨壑兮。欬淫焜漾。深兮。奪精僂
 之人兮。威蕤紛何爲乎。揚靈總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
 杳冥瀟溼。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留靈瀾。以煌榮四顧。
 竭扎莘莘。維維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龍。沒吻以鈞鈞。
 兮。卻鼻。鳳而躡跟。狡狴胡談。以奮疊兮。作首目之彩彩。
 巨靈高掌于雲外兮。勢爪踢平華。衰女娥幼眇。以流睇。
 兮。被長佩之粲。綵百怪。欺猥以壘對兮。儼隣。隣而睨。
 羣岳岳以疑疑兮。隨顧盼以駭駭。卒悚悚以驚魂兮。中
 怡悵而意迷。會嶺。窪。凌。日。夜。出。雲。滂。沛。蕪。鬱。烟。烟。煜。煜。
 紛颺起而屬天兮。泊混會而渾。鹿爾乃輕颺乍起。若拂
 四表。淫揚。驚奔。泮。漢。騷。擾。紛。紜。遭。迥。以下。降兮。綢。繆。周
 盤。穆。以。旁。繞。穹。窿。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
 遂。圓。宇。廓。以。清。激兮。柔。祇。灑。其。漫。漫。隘。而。瀕。洞。千。里。而
 無極兮。州。禪。大。瀾。倒。灌。而。外。環。于。是。紛。茲。情。愜。漾。漾。浙
 浙。險。隨。曳。巖。閭。旋。冤。溝。洶。洶。其。交。會兮。滂。煩。澹。而。紛
 屯。崩。巖。梁。蜿。怒。起。而。漏。出兮。噴。沸。瀟。率。追。隘。而。復。還。鯨
 回。鯨。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搖。穆。以。龍。翰。儻。蟻。蝸。像
 揚。光。以。出。入兮。忽。若。鯨。人。水。斐。飄。麗。以。眇。曼。三。山。混。漾
 欲。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辟。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
 石之孤。鶩。潛。眩。謫。幻。儉。忽。而。萬。變兮。車。不。可。乎。究。原。于。

是目賊意蕩志懷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
 直際天極。浩乎瀾瀾。沈沈落落。鱗鱗離離。噫嘻兮。旭旭
 天關兮。洞開翠爲縹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
 九葩兮。紫蓋委麗。鮮扁弁。翕兮。粉緹輝光。炫耀兮。陸離
 暢颺。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爲霧而遺逝兮。
 厭滯襟之英英。披靡蕪之幅纏兮。宿懷暉之松聲。幽人
 爲我揮琴兮。儀徵江鉅字麗過素女子。太清山鳥。更唱
 而赴曲兮。流仙樂之冷洽。紛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
 爲期。掛松僞而儂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
 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緞雲虹之采蕤。
 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着蜺。鸞起煥以
 相待兮。丹砂赤醴。煜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差五
 采之瑤枝。庶遠遊之轡舉兮。聊發軔乎。自茲。

黃山賦

余旣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首者。居方物別圖。經
 沐浴崇禪。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擴采。梗概爲之。賦云。
 丹陽之南。蠻障之中。有巖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
 斗紀。下樓衡。巫外則率山。崔嵬于近作。噤陪以大鱗。屬
 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派。經營淡澗。
 各走相。詭宛。渾。黯。回。錡。隘。廡。迫。觸。輻。輳。越。防。孫。理。稍。

蒼出窅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聞沛
 汨派汗龍鑿旬滲繆谿谿磴悲鳴鐘鏞穆羽將鎗代
 更蕩波濤竭緣潛不藏文錦鱗瑩瑩煌煌若此者數
 百千處然後溪澗會流交注羣輪泄泄潼潼上合彭蠡
 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峒崕崕崇糾纏嘯嘯積沓匝而
 陰陽蔽虧夫容藹商倚天無茄形稍互輝灼若朝霞其
 昏高則上出閨闔平視寒門頽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
 陰則涸沍慘悽味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畫之霜
 其石則踈踈刻削峭峯增積搏總別迫重疊并益將顧
 復稽附嵒躡蹠縱橫賦肝震心營魄動質斑采炫耀龍
 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不知其
 所原增巖重岫懿暖窈冥環棹棹旆旒施瓏玲陽光遮
 輝疑自地燭不見天形或乃頽雷金鼎威蕤玢靈匡牀
 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
 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開九峙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
 沙疊障擲蓋青鸞石人儺儺茂茂有溫泉是之自出
 天都纓繩歸然特雄連華右起爭陸匹崇紅香交錯洪
 紛馮戎章率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
 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叭叭探珠參差
 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縹白鶴吟嶙峩疑九龍懸泉消

播之溪壑嶠溶洗千態萬狀遺莫百尺輝黛沈慶列如
 懸星揮布茫望于中乃有錦鱗揚鬣石班無雄鱗魚兒
 啼其石則有飛雲龍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
 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雀群互別翱翔相追其谷則羊麤
 老蛟靈蜃深處千瀾亂入冬夏激雨鴻扶延筵轉雷
 聚丹臺中填是日天海暫撤眾嶽孳孳衆衆影厥嶽
 障頁其惶絡繹泉枕瀉空流光兼霞傲衆羣紛前翠彩
 濯濯般煇旁于後則仙都峯巖師子疊齋丹寶石琴屬
 以始信叢石荷植綠卒而起箭參峴嶼傑池未已爾乃
 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借檀榿蒼柏海桐羊衷楓
 榔檉榔樞桂黃楊枳交柯魁瑰粉揚馮凌落京鬱鬱
 奪尊上區重陽喬羽毒杓旁卻日月中稍風聲橫樹叫
 器無時晏爾頽根陰幹出火自照淨輝熒熒其下乃有
 白虎蒼豹素雉元熊山間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驚
 啤羣訂獲父喜順獐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回叢透脫
 牢落天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鷓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
 離雍雍嬰嬰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者調乎簧笙其松則
 枝梧節旌膚石鬣雲蛟鱗倒投之而鱗鱗仰囑激烈不
 見抵根奇瑋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
 威喜伏靈石脂蘊精陶采僊靈是資章則鋪于披靡輒

芳蔚蔚離蕪突蕪綺綺荔荔珊瑚翠雲龍脩靈秀芬芳
隱隆秋馥霍漢翦花散榮翕習蔓若青碧翠紫菲菲菁
菁熠耀煌煌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連山椅餘糧大苦
菜辛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
農未知俞附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李杜楸枳杷棠梨
若橘木蘭彼子楸梅縹芳裂芬林禽崖密松肪出馮爾
乃其懸磴突駭搗孽側足厲巘犯峯空踏礪帶冠傾
陔俛跼窳邈震震慄慄為端異類氣盡汗賦悅悅魂隊
進不敢征退不得嗟恁忽怛悵目不敢睽竣息扶服熊
經鳥眈然後得眉焉若其凌鴻濛貫倒景慈灑泣息泮
溟泮恍惚起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沉瀣涌瓊英充偃佺
斯征歛息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雙手是天雨新霽蔚
晉朝隋暄魁塊北滂洋四施裹混懷隱馮筮陵東東混
扶桑日之所出南瀆炎風西淹總極北返積冰漫漫汨
汨風至波起天地岌岌狀若浮海說于碣石法云積復
化為魚龍儼鯨奔鯢稠敷績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
禽悲獸踴魂哀嘯轉轉隱隱不知處所煩聆忽荒皆在
水下翔陽震盪涌波憑輿浮彩下爛綸耀上升天紀地
緯唯扈煌榮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蓬萊閭風昆侖會城
瑛樹建木珊瑚瑤瑤戴勝虎齒雉陽流形亾亾無端隨

望而生細縷元黃愴將會儼憑蒙龍睨天緯靈之靈氣
鏡高邁橫凌九坑杏天外于宵樂兮發蒙葦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為作賦亦復僑居之感負才之
歎也余唯其蛻濁滅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
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
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絮感時運而來翔辭緇涅于埃濊翩乘
風而適行儵既翕于五日歛畢伏于淹望何變化之至
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額以飾首抗修綏以儀冠斑
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輪噴醴泉以為飲接沆瀣而
為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為安心抱清而守素體
逍遙以自然胡嘒嘒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橫澗涸而
頻咽鬱和厲而繁互紛勞振以接響唳逐聲而合趣款
餘芬于勁秋弔陳芳于假夏恐雨雪之風集淹餘光之
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豈緘默之不能將
多言而未寤頌曰繁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稔丙任
白兮居高揚清矜而不開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
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
貞以長靜兮閉志自藏保正性兮乘汗遷爽任而不守

兮嗟爾至德永以為友兮

秋霖賦

何重露宵宵之曖曖兮曉詭詭而無禱八溟傾以靈霽
 兮天地鬱杳以滲離羲和潛轡于太陰兮金樞頊節而
 勿御屏翳晴霓以扇威兮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
 淒淒兮况茲霖之滄溟登高城之曠覽兮潦汨減以四
 集清潭奔陽以潰溢兮平蕪滌滌以濕澤川原森其無
 津兮哀行旅之深涉驚鷗高鷹側翼而孤瞬兮雁嗷嗷
 而無依寒翼溼而不飛兮稻梁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
 懔兮暮獨返乎虛堂颯風淒淒而入幃兮雷循檐之浪
 浪亭闔苦而不蔽兮雨足入于空牀夜沾溼而十起兮
 屢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顛而侵尋故鄉
 杳以日遠兮交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宋厯兮共千里
 之切心造分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寒裳而就
 之兮限浮潦之淫淫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自
 聊援翰以抽思兮辭中懷之倦倦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青蟲畫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樹交藉餅
 而同氏葉必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類而彼
 寸柯方載厥章答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既感

其道爰為賦焉

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纒支附柯節節薄葉
 之麗生也翳弱草繁蕪歟根萌謹在枝條倚靡遊塵離
 焉積慶吹焉於是晚春夏早百卉茂止紆丹睨其左錯
 紫睥其右亂費聳散餘部瀾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逮時
 也委委猗猗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擲乎其
 不為之友也爾其觀朝陽而布葉矯夕儀而欲陰託秋
 霜而表榮倚曾墀而效心華不飾悅香不越林羣不比
 標偏不辰參獨專專兮沈沈體志安隱醇醪深深淒淒
 兮秋風飄飄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悲再弱兮弗任諒
 君子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為畫竹樓圖燻標既
 竣雲曠在茲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今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裁葉
 而舒光赤山臣素流折緜參差縹緲淚泊山雕氣而滄景
 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起乎其中修桐層倚空闌玲
 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孤侵人聲四沈
 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惡入風萬響而來尋于
 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迥爾長嘯渺焉登樓結柔條兮

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情窮窈之既晏。願防露之未朝。理紛纒之昔悅。屬郢客之長謠。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稔橫千里之騁望。報蘭芷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綠文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爾爲極兮。

賈春賦

海甯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賈春圖。以自況爲擬。梁生之賦以敘之。

清歌

王漢雅

騷人之選
王明

時愜惟兮不畱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悲窈窕兮日長。感梁鴻兮作歌。摻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容回徇兮微祿。果搏颺兮異方。世不云兮我殺。絕余篤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遠。心眩兮故開。雲蔓蔓兮蔽之。託庶下兮願領。聊消搖兮時暨。固靡冀兮尙賢。幸芳馨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除。風調調兮振林。眾離離兮余笑。心惻惻兮孰任。

鄧石如篆勢

倉籀既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摘華絢擊。後魏是則。佐隸趨簡。適及分勢。六書載滄八體。亦廢一漢。縣延厥緒。弗棟金刻。石薶莫究。莫

若柯文初編

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曠曰體。鴻庶有憲。章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融龜鳥步。傳刻世質。厥真亦抃。嬰姿嬌妍。維僞斯勿。鐘張之法。代傳代了。曾是提文。弗軌弗蹤。猗歟鄧生。好古能通。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繼。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聞諸蔡邕。篆勢有賦。旁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開。矧思詳觀。數摧彬粲。永光藻翰。其詞曰。

書兮風回。歛兮電追。琴兮梢雲之冒。松峭嶺兮百川之隘。堆岵嶽兮逆折。豁聞而東歸。清思下。丞進神上。落鐘緯中。彌瓠芒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僂。尋窈窕冥冥。若首若鶩。若應龍將鯢。以須震靈。幡幡慘若。陽若陰似。柔柎質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闢而不翕。或圭組徽佩。或瓦碎冰澹。縱橫細縷。絡繹續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嶂崖並出。鶴首目之。縱筆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裏回。遷轉。照媚。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儼振其林之絕。塵追。軌軌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視信知道之實。稀舉梗概。而略論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鐵箴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鐵一枚。云自言其外祖父某

副使官山西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
 歟也春中而殺以為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南從蓮以
 博得寸之半鋌斷存者半寸而旁鋌而下刃枝出夾奇
 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錄二案于古蓋半鐔而弱以
 是知考工記云綱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為長一寸
 猶信而圍亦當為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鋌之不完
 無以測古三坑為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
 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蘆水夫人嫁時物悉燬而
 此鏃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欲獻也
 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為銘慮其志乃作箴曰
 巖巖古鏃出自長平昔在嬴趙戰爭所營礫礫革革曰
 維凶惠孰樹俾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華既夷厥銛既
 賁厥華而蒼赤是漸既拔會壤既襲厥珍孰執吉金赤錯
 而此焉不寶故晦者飾之大恆者道之泰有鼎弗愛雖
 材必劍有文弗揚雖刑必章矯性而性性性者門也無
 用而用尊者存也匪童之誨曰墓以為戒匪今之諠
 曰母訓是勤母言不更敢告待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與
 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

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
 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性有鬱于情故
 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
 變化天之濛濛地之鬱鬱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
 崔嵬杳伏良佳林木振破谿谷風雲霏霏靈震寒暑雨
 則為雪霜則為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
 之華蟲走螳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
 植歲樂嚴闕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
 偷佚悖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為言于是錯
 綜其詞回倍其理鏗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
 為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
 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
 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哀離樂缺詩終三百文
 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
 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情售物連類述三王之道
 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俾並名
 為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蘇厲之士祖述憲章厥
 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為之愉暢翰寫盡其物和其志變
 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為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
 不可紀誦而不厭蓋而不嚴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

志潔其物若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撥澆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海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靡然其與物推拍宛轉冷汰其義較棘于物芴芴乎古之徒也爾志沒理較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釋模而節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勇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權執有慮頡滑而不可居開沒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變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腸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后愕而沒乎其無根也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壖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素融爲之傑格拮據鉤子葢帶而倣儗可觀其于宗也無說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彊孫而無孤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靡而不華連扑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倣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邦

郎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蓋澤律切考數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將其角權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措措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依之徒也不措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備也以情爲寡以物爲疎鏡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禾而不可忘也全乎其氣熾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冷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踰騰而駭舛俗者之固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肯于塗奧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矍矍則揚雄班固之所引衡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遠其思哀其體之變則騶突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于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隘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三代之制作并田禮樂政法卓卓

大義削刻傳注審白決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為師說捕
 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感二十年
 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既乃撰次
 先生所為古文辭歌詩都為一編名其友王灼敘而藏
 之蓋有可既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蓋其重也
 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為詩識先生名知先
 君子于先生友也既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
 窮如先生其為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
 先生先生雖憂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
 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
 于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
 與予善而予學日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
 可之集先生文益愧赧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音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
 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即此也墨子書多與言錯字而此
 四篇為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
 旨要合為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辯而闕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
 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

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
 為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為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
 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
 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夔夔延延日
 熾月息而楊墨混焉遂微善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
 當孟子時百家之說厭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
 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家家惠
 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
 為統宗孟子以為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
 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為難而自謂勝為仁故孟子之
 書亦辨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墨者哉墨子之
 言誇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
 者偶議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
 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
 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
 下聰明耳目相為視聽股肱畢強相為動宰此其與聖
 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
 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
 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
 之說故雖他說之許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

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精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子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攝操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人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子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蓏瘴疠草木夫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墟歔歔翁翁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乎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枵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以有知者神也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膈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蟻蚋之居

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蠱之與癩者耶
 蟯蚘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
 知藏之有蟯蚘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訴于
 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蟯蚘
 者耶寒暄之寃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戕
 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為蠱也有扁鵲者棄而下
 之扁鵲者知之真人不知也魯之俛有食生菜而蛭生
 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
 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蟯
 蚘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廓痕蠱未有生焉
 者也神之濁而有蟯蚘神之亂而有寢蠱然則人之生
 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間者耶知
 有生其間者母亦待彼芫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
 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送憚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為鄉里善人以假吾世年二
 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確切道德乃始
 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間共顯于
 舉場更歷困苦出類仰塵俗人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
 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

不憚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為令余可以無言始
 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
 忘也凡余之學當求其上矣自以為不足則姑就其末
 故往往無成焉夫為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達子居向
 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為之其不可以至耶
 曰吾不為彼之所為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
 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
 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
 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
 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驟進之心則必有趨
 勢之衝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
 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豹之在項裏之在目而以
 旋于磨雖欲自拔其尾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
 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講吏部而出者
 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間亦有知名義識
 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
 退之械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諱然曰某
 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為善惡者則